

寻访荆水源头

□周养俊

荆峪河是泾河的四条支流之一,可是这条河有没有源头?源头在哪里?为什么人们总把它叫荆峪沟?

带着这些问题,一个秋天的早晨,我寻找“汤峪白先生”白玉稳帮助,走了一趟荆水源头。

白玉稳是蓝田人,对蓝田人文、地理熟悉,而且待人热情,为人豪爽仗义,还写得一手好文章。

到蓝田县城的时候,白玉稳先生早已在他们小区门外等候,而且还约了比他更“资深”的蓝田文史专家张效东先生一同前往。张效东先生听说是看荆峪沟源头,就指挥车出县城,上了环山路。我问有多远,张先生说很近,十来里路。路上,张先生给我介绍了蓝田的历史、地理、人文、风俗。交流中得知,张先生、白先生都是教师出身,而且多年担任中学教师、校长。白先生现在从事教学研究,张先生退休后勤力于蓝田文史研究,并担任《蓝田文化研究》杂志主编。

汽车开上一段缓坡,在一处高地上停了下来,张先生指着不远处的一座土丘对我说,那就是荆山。

我不知荆山与荆峪是何关系。张先生告诉我,荆山,也叫将军岭,当地人还称“浆水疙瘩”,岭虽然不高,却是白鹿原与秦岭唯一的连接处。

白先生说,将军岭就是个葫芦系儿,秦岭是腰藤,白鹿原就是个葫芦。远处看,这一组画面还真像白先生所说。

荆峪沟得名源自荆山,峪是山的出口。秦岭有七十二条峪,荆峪不在其内,荆峪不

是山的出口,只是一条沟。《蓝田县志》上有记载,“荆山,又名将帅圪塔,县城8公里处,海拔1000米,因汉代水校尉屯兵于此,故得名山,南靠尤凤岭,北接白鹿原,为荆峪水之发源地。”

那荆峪河的水从哪里来的呢? “这里是发源地不假,可这里水的流量小,冲刷力小,所以沟浅岭低。随着水向下流去,一路不断接受各路水流,水的流量越来越大,冲刷力就越来越大,沟也就越来越深,荆峪河也就形成了。”

原来荆峪河是这样形成的。荆峪沟河,也叫鲸鱼沟水,古时还叫水,自荆山出发后,一路收哈沟水、聚仙坊水、韩家沟水、李家沟水,至孟村乡的朱家沟村南入长安界,流长约16公里。再往西北流11公里至灞桥区的高桥村西三公里入泾河。

资料是这么记载的,事实上荆峪沟的源头早已经没有水了,现有的水是从黛峪水库里抽上来的,而出自高桥的水也没有入泾河,而是被灞桥发电厂用地下水管引到该厂做生产用了。这两个发现都是我们实地采访的时候得知的。

访问黛峪水库的时候,一把铁锁把我们挡在了门外,在我们就要离开的时候,一位穿着讲究的中年男子驾车来了,这男子是黛峪水库的领导,一见面就喊白先生“老师”。

白先生老家在汤峪沟里,舅舅家在黛峪河边,从小随母亲翻山越岭走亲戚,对这一带非常熟悉。从学校毕业后,一直从事教育工作,教的学生不计其数,近些年他的学生都已长大成人,不少学生还当了村干部、乡

镇干部,他无论走到哪里,都会碰到学生,可以说是“桃李遍蓝田”了。说到这些,白先生一脸自豪。白先生的这位学生不但带我们参观了水库,还使我弄清了黛峪水库与荆峪沟水的关系,也搞清了去兜峪的路以及兜峪和黛峪的关系。

兜峪是荆峪沟的发源地,东高西低,南北高中间低,成簸箕状。南北岭夹击中的沟道地势平坦而且开阔,成鱼肚状。从沟道里砂石细土看,这里原来可能是一片汪洋,通过冲积形成了白鹿原。水位的下降,河流的冲刷,拉下了这条沟,所以荆山高。随着水流的不断加入,冲击力越来越大,沟道就越来越深、越来越宽。

参观了黛峪水库,我们向兜峪走去。兜峪无峪,当地人称其为沟。沟口是一片开阔地,树高林密,鸟语花香,水泊一个连着一个,很有江南的样子。许多不知名的花儿竞相怒放,特别是芦苇出奇的茂盛。张先生说,许多年前这里的芦苇制品很出名,当地的老百姓都会用芦苇织草席、做枕头垫以及其他工艺品,缺粮食的时候还拉着这些土特产去渭河北边换包谷。看得出这里的富足,可惜的是地势太低,这里的水无论如何也流不进荆峪沟的。

离开这块开阔地的时候,太阳已经西斜了,望着二位先生满头汗水,我忽然想到吃饭的点了,于是问白先生附近可有吃饭的地方。白先生狡黠地一笑,说:“这事还用你管?你就说还要看啥地方?”

我说:“民以食为天,先吃饭吧。”白先生说:“那走,进沟,朝上黛峪走。”

履痕处处

走进春天

□田冲

轻轻地 柔柔地
春天的脚步
带着泥土的芬芳
向我们走来

激情的梦想破窗而出
在春天的田野上空飞翔
蔚蓝的空气中充满芳香
我们的心情
就像返青的麦苗茁壮成长

山水深处
阳光 绿色 健康
让我们深深体味上苍的关怀
如一首隽永的诗
又似一幅田园风光画
你大自然的极品啊

我们精神抖擞
朝气蓬勃
燕子的呢喃
音乐般穿过身体
那蜂蜜般爽透心脾的笑容
挂上了柳梢 挂上了眉角

与阳光同行
生命的每一天
都有碧透滴翠的鲜果
悄悄地滋润心中如水的柔情

玉兰花

□李小军

端起高脚杯,豪饮春光
身姿妖娆,荡漾青春的柔情
绯红的脸颊,像朝霞也像晚霞
更像岁月深处的你

明眸婉转,低眉颌首
将深藏思念,借长袖倾巢而出
在大自然的舞台上,随风飘舞
久违的香,让三月微微一颤

西安人的爱树情结

□王雄文

西安是一座有着悠久历史和厚重文化的城市,树木作为一种文明的标志,在人们心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。早在唐朝时,都城长安就广植树木,街道两旁绿荫成行,在通往各地的官道上也栽有树木,同时建立严格的管护制度,爱树护树在古都长安人心中扎下了根,并成为一种自觉行动。

如今,在西安境内,古树名木就有18658棵,其中500年以上的古树有279棵,而“寿”高千年以上的古树就有72棵,拥有量居全国城市前列。西安碑林是一个文物荟萃之地,在其周边就有古槐40多棵,其中1200年的国槐5棵。在碑林博物馆南墙外侧,两棵已超过1000多岁的古槐,树高达10米,主干内虽已空,但粗壮的树枝仍萌发新叶,树冠覆盖的面积足足遮住了半边街。爱树的西安人给两棵古树各上了三道钢箍,将树身包扎,并用钢柱支撑

住树权,还用青砖砌起一米多高的围栏,加以精心保护。

西安人爱树、护树,待树像老人一样呵护。在东关南街大新巷,有一棵数百年的古槐,每年人们就要对树进行祭拜,给树挂红,以示敬重。有人说这是迷信,其实这是对古树的崇拜,也是对自然的崇拜,用这种方式表达对树木的敬重,以唤起人们爱护自然、保护生态的意识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,西安东郊有位农民建房,因院内有树,为保护树木,不忍心伐砍,就根据地形将树圈在房屋之内,这样树在地下照样生根,房上树木茁壮成长,成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典范。这样的事还有很多,改革开放后,西安护城河的改造,因地制宜,保护了许多树木。在北护城河岸边,当时因修建护城河栏杆,正好一棵树木和护城河栏杆在一条线上,工作人员没人将树砍

掉,而是将树保留在两段栏杆的接茬位置,既保住了树木,又不影响栏杆的设置,做到了两全齐美。

在西安柏树林街道南端,多年前因街道更新,路的东侧有一棵泡桐就落在一家门店的墙内,热爱树木的主人没有让改变规划,也没有伐倒树木,而是在砌筑门店房屋时,将泡桐包裹在墙内,为了不影响店内美观,又在店内砌了夹墙。从外表看,树是从房上长出的,可在店内却看不到树杆,真是爱树护树,别具匠心。

2003年,西安西关拓宽改造,在街道北侧,一棵古槐原在一家单位的院内,道路拓宽后,古槐就挡在了路上。对于这棵数百年的古树,西安人倍加爱护,没有将它砍掉,也没有将它移走,而是原地精心保护。施工人员在古树下砌筑了青石护栏,车辆行人绕树而行。美丽的树冠遮

天蔽日,树下的围栏精致别样,成为西安最大的“盆景”。

西安人爱树也是舍得投入的,陕西建工集团院内有一棵树径65厘米的雪松,足足有4层楼高,由于土质原因,向东南方向发生了倾斜,为了给树纠偏,爱树的陕建人花了3000多元,专门买了钢丝绳、倒链和法兰螺栓,先在树的根部倾斜位置取土,用水浇灌,再用钢丝绳绑住树胸,用倒链一点点将树拉直,接着再给树根填土培实,最后将钢丝绳固定在铁桩上,这样拉了一年多时间,终于将树扶直归正。人们看到直挺挺的雪松,无不为之高兴。

树木之于人类,可以说是造福深远,恩重如山。爱树就是爱自己,爱树就是爱自然,西安人的爱树情结,可以说是一种大爱情怀,这种爱将不断延续下去,让树满古城,绿满长安。

3.22世界水日 · 3.22-3.28中国水周
Valuing Water

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 推进水资源集约安全利用

“节水中国 你我同行”

——陕西在行动暨《长江保护法》宣传月

陕西省水利厅